



雪線上的玫瑰

妮娜·赫里德◎著

謝美媛◎譯

Romance

世紀浪漫 2

雪線上的玫瑰

作者／妮娜・赫里德

譯者／謝美媛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銷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〇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77-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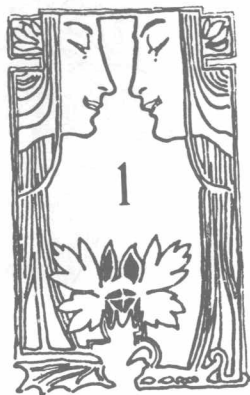


雪線上的玫瑰

妮娜·赫里德◎著
謝美媛◎譯







她有一雙灰色的大眼睛，
鼻子小巧而高挺，
嘴略寬卻是經常帶著微笑，
頭髮的顏色是接近咖啡色的深棕色。

飛機從希斯魯起飛，凱蒂就後悔了。她知道她不該跟來的，而她此刻已坐在飛往加爾卡力的班機裡。

自從上次佳美和傑瑞邀她一塊到加拿大度假後，她對加拿大這個國家已嚮往好久了，她實在不願失掉這麼好的機會。

「我夾在你們中間會不會礙手礙腳的？」她不想表現出太興奮的樣子。

「也許吧！」比她大兩歲的姊姊——佳美淡淡地回答。「妳是知道的，爸和媽那麼古板，他們絕不會讓我跟傑瑞兩個人單獨去度假的，雖然我們很快就要結婚了。」

凱蒂露出一副厭惡的表情，表示她不高興被他們利用，做欺騙父母的煙幕。

「好不好，一起去嘛！妳一定會喜歡那裡的！」佳美換上懇求的口吻。

儘管加拿大的風景多麼迷人，空氣又那麼新鮮，但是要佳美及她那位愛調侃人的男友傑瑞一道去玩，凱蒂的心便涼了一半。

佳美冷冷地說：「這是妳唯一的機會，想想看，妳當爸爸的接待員賺不了幾個錢的。我跟傑瑞可以幫妳付吃住的費用，而妳只要負擔機票和自己的零用錢。」

凱蒂很不屑地說：「單是機票錢，我也出不起！」

佳美很不高興，但卻無可奈何。「我幫妳出機票錢，滿意了吧！」

凱蒂不會這麼狠心，因為那樣佳美的荷包會被掏空的。「好吧，如果妳真的願意負擔我吃住的費用，我就去吧！」

這句話使佳美的眼睛再度染上光彩。「凱蒂！妳真是好心的天使。」

當佳美把她的計畫告訴父親時，他很爽快地答應了。從小父母就稱讚凱蒂聰明又善解人意。而她本人卻對這種形容字眼深惡痛絕。她自認一點都不如他們所說的那麼好。記得五歲時，她和佳美兩人比賽跳水，結果被水淹個半死。在她十歲時，騎著佳美的腳踏車，不但摔得鼻青臉腫，還碰壞了兩顆大門牙。十六歲時，被一個有婦之夫騙得團團

轉，差點就吃了大虧。這些紀錄使凱蒂自己都覺得難爲情。而現在她第一次離開家門，就遠渡重洋到加拿大。

一上飛機，佳美和傑瑞似乎立刻就忘了凱蒂的存在，只顧著自己交頭接耳地談情說愛。當飛機緩緩升空時，凱蒂緊張得兩眼發直，胃也不聽使喚地翻騰，好像就要脫離軀殼一樣，她慌亂地抓住扶手。此刻，她才發現自己的指甲竟然掐入身旁那位男士手臂。該死！她還不只一次的抓錯地方。當她抬起眼瞼時，迎面而來的竟是身旁那位男士嚴厲的眼神。

這個人大約三十五歲左右，有著極性感的古銅膚色，兩顆深邃的眼睛嵌在挺直的鼻樑邊；鼻樑下兩片棱角分明的薄唇緊抿著。乍看之下，有如一座花岡岩雕出來的人像，嚴肅的線條透著幾分俊美。雖然他的衣著隨便，身上只著粗布衣褲，但流露出來的卻是一股不凡的氣息。

凱蒂這會兒才知道，自己的手還緊緊地扣在他的手臂上，連忙向他道聲抱歉，才收回那隻不聽話的手。當飛機水平飛行時，凱蒂才逐漸恢復正常。

她別過頭問旁邊的那位男士：「對不起，先生！我弄傷了你的手嗎？」

那對深沈的眼睛看著她好一會兒，他沒料到，她竟然是跟他說話。「沒有。」他面無表情地回答，然後換了一個姿勢，再度闔上眼。

凱蒂生氣地瞥了他一眼，好一個自大、粗魯的人！她的指甲不小心抓到他，完全是意外，至少他應該讓她知道，他接受她的道歉。看他呼吸很均勻地一起一落，想必是睡著了。她覺得，被一個男子輕易地打發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

沒多久，她向服務生要了一杯橘子汁。服務生看她身旁睡著的男士，便問她：「妳先生要不要喝點飲料？」

凱蒂連忙紅著臉說：「我……我……不是！」而那位男士卻突然坐直了身體，並對服務生露出優雅而性感的笑容，似乎讚賞那服務員的魅力。

「麻煩妳給我一杯威士忌，」他又補充了一句：「我不是她的先生，也不是她的哥哥。」他的口音跟凱蒂的一樣是英國腔。

空服員滿懷歉意地遞給他一杯威士忌。他回過頭望了凱蒂一眼，並揚起一邊眉毛，像在示威地問她：「怎麼樣？」

當她想到自己的眼睛盯著他已經好一會兒時，雙頰不知不覺地泛起一片紅霞。她好

訝異，他竟然一口氣喝光了手中的威士忌，這種東西只要喝一口就會使她難過半天。她小聲地說聲對不起，便收回好奇的眼光，回過頭聽聽佳美和傑瑞的對話，假裝聽得津津有味的樣子。

午餐時刻，她身旁的男士只瞄了一眼送來的餐點，便又闔上眼睛。凱蒂承認，她很不喜歡他的態度，就算她的年紀小，引不起他獻殷勤的興趣，但她自信自己並不致於醜得讓他連看都不多看一眼。她有一雙灰色的大眼睛，鼻子小巧而高挺，嘴略寬卻是經常帶著微笑，頭髮的顏色是接近咖啡色的深棕色，而且，她不再是以前那個胖嘟嘟的小女孩，現在的她，早已變得纖瘦而高挑。

凱蒂覺得這頓午餐味道不錯，但對這位高傲的男子不進餐的理由更感興趣。她猜想，像他這種人一定是在實行減肥計畫，或者是節食，以保持身材。否則像他這個年紀的男子多半應該挺著肚子，不可能有如此標準的身材。

他好像知道服務生送飲料的時間，當他再度睜開雙眼時，他向那位服務員要了幾杯咖啡。那位年近三十的服務員，似乎也很樂意到他這邊來，看看他是否需要什麼。她的眼光曖昧，好像別有用意。凱蒂決心不再管這個男子的一舉一動，因此不再看他。

放映電影時，她顯得很高興。雖然在剛上飛機時，她要了付耳機是準備聽音樂用的，但現在，她對電影的興趣更大。這部電影最近才在電影院放映過，但她卻一直騰不出時間去看。電影放映到一半時，凱蒂才想到要插上耳機，因此她彎下身去找洞口。黑漆漆的一片實在很難摸索，當她正準備放棄時，一隻手探過來將耳機拿走，並替她插進洞裡。

凱蒂不好意思地謝過他，但那對深沈的眼睛卻只是眯成一線，不屑地看了她一眼。「妳總是這樣慌慌張張的嗎？」他輕視地問。

凱蒂不一會兒就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……」

「別煩了！」他沒有耐心地打斷她的話。「專心的看妳的電影吧！搞什麼嘛！亂七八糟，求求妳讓我好好地睡一覺吧！」

凱蒂覺得好委屈地說：「我並不是存心要吵你。」她再看看周圍的人，幸虧大家都在專心看電影，她索性拉開嗓門大聲地反駁：「你不是一上飛機就睡了嗎？」

「哦，抱歉！」他不懷好意地諷刺：「我不知道我坐在這裡還得陪妳玩！」

她紅著臉小聲地說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謝天謝地！」說著，他的頭又再度地埋進椅子裡，並闔上眼睛，嘴裡還唸唸有辭：「蠢女人！年紀輕輕的，真煩人。」

凱蒂氣得快爆炸，再也沒有看電影的興致了。心想，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怪物，怎麼這麼惹人生氣？她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她不得不承認，那張黝黑的臉和性格的線條，還真吸引人。她相信是他那張臉使他自負地目中無人，大部分的人——尤其是女人，都會原諒他的無禮。她多麼希望，他也能施捨她一個微笑，就像他給那位服務員的笑容一樣。但是，他根本就沒把她放在眼裡。電影演到一半時，她急著想到化妝室，但又不知道該從哪邊出去較好。此刻佳美和傑瑞正看得入神，而她右邊的男子卻在閉目養神，如果從他們前面走過，一定會遭到白眼的。她只有繼續忍耐——的確是坐立難安地等待著。

旁邊的男士似乎也察覺到她的坐立不安，狠狠地白了她一眼。「女人啊，妳不能看在老天的分上，安靜點嗎？」

「我沒吵你啊！」凱蒂似乎被惹火了，她方才對他已經很讓步了。「如果你內急的話，也會坐立難安吧？」跟陌生人說這種話，不臉紅才怪！

「爲什麼不早說？」他不高興地說，並已起身準備讓她出去。

凱蒂深深地吸了口氣說：「我早就知道你會這麼做，你是我見過最粗魯、最無禮的人。」說完便大步走開。

她虛張聲勢地邁開步，一直進到化妝室才鬆了口氣。她在裡面整衣、補妝，盡量拖長時間，她實在不願見到那個可惡的人。當她出來時，電影也已經演完，機上的人走來走去，都在討論剛才電影的情節。當她發現她旁邊的位置空下來時，她放心地鬆了口氣。

「他是誰？」她姊姊轉過頭問她。

「誰？」凱蒂一時不明白佳美說的是誰。

佳美不耐煩地說：「就是剛才坐妳旁邊的那位呀！他好眼熟，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他，而且傑瑞也這麼認爲。」凱蒂努力想著，但是就是想不起來，照理說她也應該記得才對，他不是那種容易被遺忘的人。

「管他叫什麼！」凱蒂懶得再想他。

「你們剛才不是一起聊過嗎？」佳美仍不死心地問。

「聊天！算了吧！簡直就是吵嘴，罵一些難聽的字眼就夠了，那還有時間交換姓名！」

那個自大的陌生人又坐回到她身旁。凱蒂強迫自己不去看他，一聲不吭地看著書，因為她不想再自取其辱。

「妳似乎不適合一個人出外旅行！」同時他彎下身撿起一樣東西，並遞給她。「喏！我想這個應該是妳的錢包吧！」

凱蒂幾乎是暈眩地從他手裡搶過皮包，她身上所有的錢都在這裡面。「謝謝，」她緊張兮兮地說：「一定是我拿書時，不小心掉的。」

「大概是吧！」他的聲音壓得好低：「會有人來接妳吧？」

她的眼睛睜得好大，懷疑地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這時她的表情使他覺得很可笑。

他調侃地說：「我總不會向妳求婚吧！」他繼續羞辱她：「讓妳一個人過馬路似乎是一件很不安全的事，更甭提要橫渡大西洋了。」

「沒有人會來接我，我只是跟姊姊和她的朋友一塊去加拿大度假，而且他們就在我的旁邊。」她滿懷自信地告訴他。

他偏過頭看看佳美，便說：「她一點都不像妳。」

凱蒂知道佳美是家裡最漂亮的，她有一頭金黃色的秀髮加上深綠色的眼睛，而身材又是那麼勻稱。再看看自己，暗淡的棕色——有些像巧克力色的頭髮，還有一對灰濛濛的眼睛，況且臉上還有一些雀斑。

「我很清楚自己的長相。」凱蒂不高興地說：「但是不可否認的，我們是姊妹！」

「妳是伶俐的小傢伙，不是嗎？」他說：「就像加拿大人喜歡的野玫瑰。」

「哦！他們喜歡野玫瑰？」凱蒂追問。

「嗯！」他點點頭。「尤其是我們將要去的阿貝塔這個地方最多了，滿山遍野都是玫瑰。」他似乎已經完全清醒了，講了一連串的話：「妳沒到過那裡吧？我猜想，妳大概要到國家公園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點點頭說。

「那麼妳將會了解『雪線』的意思，因為到了某種高度後樹就無法生長，一旦過了雪線，妳就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觀了。妳懂我的意思吧？」他揚起眉看看她的表情。

凱蒂眼睛發亮，並高興地說：「我懂了，謝謝你告訴我這些。」

「別謝我了，妳的名字不會這麼巧，也叫玫瑰吧！」

她搖搖頭說：「凱蒂，凱蒂·哈里絲。」

「太可惜了，玫瑰這個名字比較適合妳。」

「我才不那麼想呢！」她悻悻地說：「我並不是因為不喜歡你那種狂妄無禮的態度，才覺得玫瑰不好。」

「我對妳無禮了嗎？」他打趣地問。

「知道就好！」

「就算我無禮吧！妳的男友呢？」

她漲紅了臉說：「我沒有男友！」

「沒有？那麼只有你們三個小鬼囉！」

「我不喜歡你用的字眼。」凱蒂說：「佳美和傑瑞很快就要結婚了，他們好意邀我一道來玩的。」雖然她明白他們並沒有多少誠意，但是她不願意告訴這個陌生人。

「佳美和傑瑞？」他不懷好意地說。「太棒了。」

他實在是個討人厭的傢伙，但他那雙含著戲弄意味的藍色眼睛，卻是那麼吸引人。「妳真幸運！」佳美輕聲地對凱蒂說：「傑瑞和我剛才已經想到妳旁邊的那個男子是誰了。」

「哦？妳知道？」

「他是亞當·懷德！」佳美顯得很興奮。

「他應該坐在頭等艙才對呀！怎麼會坐在這裡呢？至少他是英國頂尖的名攝影師。」

佳美說：「也許頭等艙的位子賣完了。不管怎麼說，你們已經聊了一陣子，難道他沒有告訴妳他的名字嗎？」

凱蒂不悅地說：「那並不是妳所想像的交談。」

佳美失望地嘆了口氣說：「大好的機會妳都不會把握，待會兒他再跟妳說話時，妳再證實一下。」

凱蒂懶洋洋地說：「我不想跟他說話了，我並不怎麼喜歡他！」

佳美替她惋惜。凱蒂心想，這個男人怎麼可能是亞當·懷德？看他的穿著這麼隨

便，怎麼看也不像是有身分地位的人。

不久，服務生推著下午茶走過來，凱蒂很高興地接過這杯使人清醒的茶水。當服務生叫那人一聲懷德先生時，她差點打翻茶杯，但茶水卻已經灑在她的長褲上。他就是亞當·懷德！她重新打量這個人，他嘴角帶著揶揄與嘲諷的味道，儘管衣著隨便，卻有大家風範的氣質。難怪他根本就沒把她放在眼裡。她雖然長得還不難看，但是那些圍繞在他身旁的女人哪個不是成熟、美麗的？

「妳的長褲弄濕了！」亞當·懷德轉過去輕輕地對她說。

「我！哦，對不起，剛才你跟我說什麼？」當他對她說話時，凱蒂緊張地坐直了身子。

「妳的褲子已經弄濕了！」他拿走她手上的茶杯，並開始用紙巾幫她擦拭。「水流得到處都是，難道妳一點感覺都沒有？」他好奇地問，好像她是個笨小孩似的。

「我……」她緊張地舔了舔舌頭。當亞當·懷德無意間擦到大腿內側時，她全身變得癱軟而無法動彈，完全隨他處理。

他搖著頭問：「為什麼不拿開呢？」